对现实的诗性转化

——读《格桑多杰诗集》

□高 平

人生在世，同有些人、地、事是会有缘分的。我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参加者，和西藏有缘分，我常说“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西藏也给了我永久的青春”；我作为诗歌作者，和藏族诗人也有缘分，其中就包括格桑多杰先生。

2009年4月1日，我在青海西宁参加“格桑多杰诗歌创作研讨会”作大会发言时，曾经这样说过：“在新中国的第一代诗人中，我认为藏族有四大诗人，他们是丹真贡布、伊丹才让、饶阶巴桑和格桑多杰。值得庆幸的是，我同他们都相识、相知，并且结下了真诚的友谊。”“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能够在手中更高地举起的，只有格桑多杰了。”（见《西部诗报》2009年6月10日第2期）自那以后，这种形势未变，只是他举旗的手臂更为健壮有力了。

这本《格桑多杰诗集》明晰地显示了格桑多杰诗歌艺术成长、成熟、成功的轨迹。在成名之后，他的诗歌的质量并没有在原有的海拔上平面延伸，而是在前进中不断隆起，使他诗的山峦增加新的高度，步向高峰。

格桑多杰是一位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诗人，他视野宽广、胸襟开阔，诗情立体、博采众长。从他的诗里，我感受到了贡噶坚参哲思的深邃、仓央嘉措情爱的纯净，也领略到了屈原式的忧思和《天问》的遗风。为了不占篇幅，我就不摘录他的佳句、点评他的名篇了。如果一定要举例子，我认为只需提出《灿星夜夜在苍穹》就够了。这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近百行的抒情诗，在语言、意象等方面都非常有特色，是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顶峰，我们在阅读、观察、谈论任何诗人的诗作时，都不能不关注它的语言。格桑多杰是用汉语写作诗歌的第一代藏族诗人之一，他不但熟悉母语，且掌握了丰富的佛教知识。在佛教“小五明”中，有一“明”叫“藻饰”，它是专门讲辞藻的修饰的。其中的一项就是，在许多的同义词中，你要学会选择使用最为典雅、最富有诗意的一种。比如，据藏学家王尧先生的说法，仅“太阳”一词在藏语中就有约60种不同的藻饰词。它们肯定都非常美丽且有想象力。汉语也是讲究“雅言”的，比如“月亮”，我查了一下，竟然有玉兔、冰轮、婵娟等一百种以上的别称。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对于语言的艺术追求精神，在很多当代诗人的心中失去了应有的分量。而格桑多杰的可贵之处、成功之路的重要一点，就在于他对语言创造性诗化的重视。他五岁就进入寺院学习藏语文，我想他至少是涉猎过“大小五明”的，是懂得“藻饰”之道的。所以他的诗里的许多“藏汉合璧的语词”和“佛俗合璧的语词”，常使我们感到陌生而新奇。例如，弯溪、香开、拥搂、仙卉、艳莲、债蛇、骏骑、叩觅、掘找、雪筑等等，以及用这种“合璧式”的思维构成的诗句，例如“冰封的面孔”“春如孔雀”“穷得如风吹水洗”“揭开世界屋脊的顶盖”等等，这正是他在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其他诗人笔下所稀有的。的确，他不像别人，别人也不可能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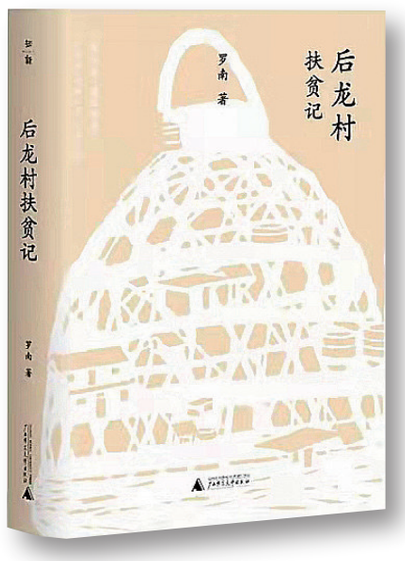
我觉得，他不善于表现政治题材。诗集中的这类篇章，往往是叙述替代了感悟，敬意淹没了诗意，语言也变得相对概念化、抽象化，说轻了是“瑕疵”，说重了是“软肋”。

格桑多杰有着藏族诗人的典型性格，豪爽开朗，热情真诚，珍视友谊，同时又柔情似水，体贴入微。我非常喜爱并尊重这位将诗性、人性、佛性集于一身的朋友。他在三江源头高高地擎起纯诗的经幡，为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朝着光的方向攀爬

——读罗南《后龙村扶贫记》

□李北京



时隔四年，继散文集《穿过圩场》之后，壮族作家罗南又推出了新作《后龙村扶贫记》。《穿过圩场》出版之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罗南将在山逻街深耕，不料她却以帮扶干部的身份，深扎脱贫攻坚一线，持续跟踪记录下了这场艰辛而伟大的战役，写作根据地随之从山逻街转移到了后龙村。应该说，写作《后龙村扶贫记》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相关题材的报告文学、纪实散文、田野调查、长篇叙事诗、小说、剧本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如何写出自己的特色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问题。难得的是，《后龙村扶贫记》作为长篇纪实散文虽分别以“美宝”“然鲁”“氏努”“小蛮”“玛襟”“启芳”“启和”“九银”“迈囊”九位背陇瑶人为章，但并未着力于群像，而是以人物为藤蔓，在“阳光”的作用下，开枝散叶，并相互缠绕、攀爬。于是出现了人物一头连接着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另一头却通向了背陇瑶最古老的歌谣、传说、习俗。现实与历史悄无声息地粘合在了一起。由此，罗南从山逻街到后龙村也完成了由“人”到“群”再到“族”的转变。当然，不一样的乡土，有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气味。在罗南笔下，如果说山逻街的精神气味属于“奔跑”的话，那么后龙村或许更适合“攀爬”。

后龙村的“攀爬”首先源于现实的残酷。广西凌云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位于凌云县泗城镇的后龙村，用罗南的话说则是“贫中之贫”，且不说贫困人口有2038人（全村共2269人），仅石漠化面积就高达92.6%，加之背陇瑶先祖习惯“赶山吃饭”，多居石山之上，地势险峻，同时也限制了出行。在《后龙村扶贫记》中有这样几幅插图，帮扶干部从村委到陇茂屯往返需九个小时，中途需攀岩，而那岩陡得只能用手指死死地抠进石头缝里，一步步挪，一步步爬。这种“攀爬”是帮扶工作的常态，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但对帮扶干部而言，脚比路长，再难爬的路，只要攀得稳，抓得牢，终会翻过去，真正难爬的是人心。如《然鲁》一章写到村支书然鲁召开修路动员大会，因修路涉及坟墓、屋基、山场的搬迁，准备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还没等他开口，队长就率先发难，最后村民还对他动起了手。对于这一切，然鲁已经习惯，正如文中所言：“后龙村的人满意他时，就说他好，不满意时，就说他不好。”但后龙村的坚硬，罗南也只点到为止，更多写的是柔软。但柔软何尝不是“攀爬”的结果呢？不妨以“控辍保学”为例。“控辍保学”，简言之就是控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辍学。后龙村的学校距离各屯道长且阻，导致学生的辍学率很高，第四章《小蛮》中的小蛮即是后龙村第100名辍学学生。为了“控辍保学”，驻村工作队开始漫长的爬山走户，对贫困户的劝说可谓苦口婆心。某种程度上，驻村工作队的每一次“攀爬”都如一股股溪流，不断滋润后龙村人坚硬的心。时间久了，坚硬的心自然也就柔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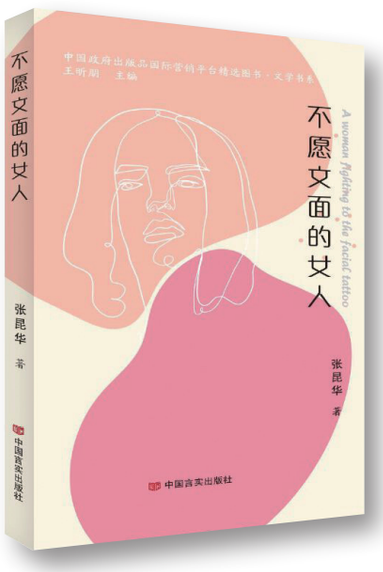
“攀爬”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后龙村人生存的隐喻。后龙村高度石漠化的现实导致土地贫瘠，后龙村人无奈只能种些玉米、小米、荞麦、红薯、南瓜、黄豆、火麻、芝麻等对土地不挑剔的作物，但即便如此，也“喂不饱后龙村的人，一年里便有三四个月是饥荒的”。于是后龙村人开始向后龙山攀爬，起初是后龙村的男人结伴带上猎狗背上火铳到山上打猎，然而好景不长，能够猎到的野兽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后来野鸡、野猫、松鼠等小动物代替了野兽，再后来小动物也没了，后龙村人只能“在陡峭的石壁上攀爬，捉蛤蚧，掏山货”。掏什么山货呢？《美宝》一章中写道：“山里有金银花、山豆根、牛大力、山乌龟、十大功劳等药材。美宝打下它们，背回家，摊在地上，几场风几场阳光后，药材便干透了，等到赶圩天，背下山，送到收购站卖。”但随着后龙山的药材不断被挖掘，一年比一年少，它们“一步步往后退，从山脚，退到山半腰，退到山顶，退到无路可退，只好遁起来，让人找不到。”找不到药材，后龙村人只好去砍树，把树变成柴火之后就拿到县城卖。而“后龙村的人下县城，或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仍然得攀山道”，也就是说，对于后龙村人而言，无论承认与否，“攀爬”都或隐或显地存在其生活中。它既是一种生存姿态，也是一种隐喻。但这种隐喻，只是表层，深层的隐喻还要从背陇瑶古老的神话说起。背陇瑶的神话虽为传说，却依然对现实有着约束力，如先祖的誓言：兄弟姓永世不通婚，亲戚姓永世结姻缘。千百年来，背陇瑶人坚守至今。背陇瑶神话的流传靠的是背陇瑶人口口相传，包括那首《背陇瑶迁徙古歌》，还有关于那只画眉鸟的传说。这则传说是这样讲的：“先祖们还在皇门居住时，玉皇大帝让他们去取经书，在途中，先祖被一只画眉鸟迷住，他们追赶那只鸟，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追了几天几夜，把取经书的事给忘了，导致背陇瑶没有自己的文字。先祖们很自责。画眉鸟说，莫伤心，莫难过，没文字，勤干活，粮食多。果然，很多年里，背陇瑶的粮食年年丰收。”在这则传说中，背陇瑶先祖对画眉鸟既爱又恨，恨的是画眉鸟害得背陇瑶没有文字，爱的是它代表着神秘、自由，令人向往。在背陇瑶后人眼中，画眉鸟不是图腾胜似图腾，背陇瑶人可以容忍没有文字，却容忍不了没有自由。画眉鸟的传说也好，《背陇瑶迁徙古歌》也罢，这些神话故事犹如“播一粒种子进土里，一棵树就噌噌噌长出来，一直长进天里，后龙村的人攀着树，就能通达另一个世界”。但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它可以是先祖忘我地在山里尽情追逐画眉鸟的世界，也可以是迈囊兴致盎然地以蚂蚱肉做诱饵捉窝蜂的世界。但无论哪个世界，后龙村人都能自得其乐。其实，背陇瑶的这些神话传说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迁徙”。而背陇瑶的“迁徙”何尝不是另一种“攀爬”呢？某种意义上，背陇瑶的每一个神话传说都是先祖的一次“攀爬”，它们共同构成了后龙村人的生存信仰。

《后龙村扶贫记》写的是后龙村人，却追溯到了背陇瑶先祖，中间不知跨越了多少代，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令人欣慰的是，在脱贫奔小康的路上，后龙村人又开始了新的“攀爬”。在《后龙村扶贫记》封面，有这样一句话：心有所念，道路即现。倘若道路有方向，借用散文中的一句话，那一定是“朝着光的方向”，同时也是“攀爬”的方向。

独龙族女性命运的文学记录

——评张昆华长篇小说《不愿文面的女人》

□程 健



彝族作家张昆华的长篇小说《不愿文面的女人》，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编入“中国政府出版品国际营销平台精选图书·文学书系”，于2021年11月出版发行。该小说于1986年6月在《当代》杂志首发，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单行本，之后多次再版，并曾被改编成电影。本文借着此次重新修订出版的契机，从思想、艺术等层面再次探究其价值。

一

《不愿文面的女人》讲述了独龙族姐妹阿妮和阿嫡成长的故事，从要不要按传统习俗文面，到选择和接受怎样的结婚对象，两姐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在小说中，阿妮和阿嫡去边防军驻地上夜校读书识字，并得到了一面小镜子。两个小姑娘看着镜子里粉嫩的脸蛋，美得心儿都开了花！可是，她们小脸上的笑纹还没荡漾到光洁的额头，爸妈已经准备好了文面的必需品，要给姐姐阿妮文面。向来性格温顺的阿妮哭倒在妈妈怀里，由着父亲茂丁和卜松叔叔摆布着，文了面。第二天看到镜子里那张红肿的花脸，阿妮摔碎镜子……

阿嫡心急如焚地跟着姐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突发急性阑尾炎，命悬一线。杨连长和战友用担架以最快的速度送阿嫡去贡山县城，走了三天三夜才到医院，并顺利完成手术。阿嫡住院期间得到藏族病友达娃母子的悉心照顾。患难与共中，达娃喜欢上这个美丽又勇敢的独龙族姑娘，达娃的儿子顿珠照顾母亲的同时也兼顾了阿嫡，两小无猜的年轻人不知不觉间产生了感情。

阿嫡病好后，被临时安排在县城的百货公司卖镜子。这期间她结识了独龙族姑娘白丽，白丽作为独龙族年轻女干部，被当地政府选拔并送出来参加培训。离开独龙江到了外面，白丽才发现独龙江以外的女人都不文面，她成了一个人人见而避之的“怪物”，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落差。跟她一起去培训的恋人，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漂亮的没有文面的姑娘，移情别恋了。双重打击之下，白丽没有完成培训就急匆匆返回独龙江。明知大雪封山，她选择偏向雪山行。大半年后，阿嫡返回独龙江的途中，才知道白丽已经遭遇雪崩遇难。阿嫡隐约意识到，白丽其实是因为无法改变被文面的事实，而选择了轻生。

阿嫡外出治病期间，家里就有债主上门追债。前一年她们的妈妈生病，为了做驱鬼除魔的法事，借了另一个部落首领家的牛。现在人家来要牛，没牛就要娶阿妮抵债。这个首领年纪比她们的父亲茂丁还大三岁，但是古老的部落自有规矩，阿妮再次顺从了父母的安排。作为姜木雷氏的族长，鲁腊顶家境在独龙江流域内算上等了，他娶了阿妮，又想给自己的儿子娶阿妮的妹妹阿嫡。

阿嫡性格外柔内刚、敢恨敢爱。当得知父亲不顾一切要给她文面时，她勇于跟家庭决裂，逃进深山住到大树上，被父亲发现后逼得走投无路，她宁肯选择从树尖跳下去，以死相拼也不妥协。多亏一直暗中帮她的孟布多老爷爷找到杨连长，杨连长及时赶到，才避免一场人间悲剧。最终，阿嫡与顿珠喜结良缘。

二

阅读《不愿文面的女人》，读者一眼就能分辨出，这是在讲独龙族的故事。在这其中，书写了很多独龙族的习俗，比如强悍的剽牛节，只有猎到野性十足的独龙牛，主猎手才有资格被部落人尊为首领。当然，剽牛节后来慢慢演变为在部落的重大节日里，全部落人聚集到一起载歌载舞地剽杀一头独龙牛以示庆祝。这个民族的聚居地与外界长久以来处于半隔绝状态，每年都要被高黎山的大雪封住半年之久。

当然，书中写到的最重要的习俗就是“文面”。独龙族女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用一种拌进锅烟灰的蓝靛草汁，把整个脸画上图案，文成永久图饰。有各种花形，有似蝴蝶形的，也有很难定义的图案，毕竟随着女孩子长大变老，脸上的图案会有变化。实际上，独龙族结束文面，与汉民族结束包脚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这些对于女性的伤害，这些畸形的思想，并不会因为社会整体进步就完全消失。这部小说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起来完全不觉生疏，正是个原因。

小说中还涉及民族交往的主题。这必须谈到卜松和顿珠两个人物。卜松的妻子兰萝人美心善、勤劳聪慧，兰萝的家被入侵的藏族土司烧了，她因为年轻漂亮又没文面被抢走，紧要时刻还是藏族内部的好人解救了兰萝。所以，他坚信要早点给所有独龙族女孩文面，以防她们被外人抢走。妻子得到解救后，两人生活得很幸福，还育有一子。一天，兰萝背着儿子上山找草药，结果一去不复返。卜松寻找了两天，只找到兰萝的衣服和背篓，旁边是一处新土堆。兰萝的死、儿子的失踪让卜松更加没有安全感。他孤身一人留在离兰萝遇难处最近的村里，族长茂丁在自己家分给他一间房屋。一直到顿珠再进独龙江找阿嫡，卜松才知道，当年仗义救了兰萝的人叫格桑，从事跑马帮的营生。有一年，他在途中正巧遇到被老熊袭击了的兰萝。他安葬了兰萝，带走了她怀里的孩子。当时他并没有认出救的是谁，因为兰萝已经文了面，而且被老熊伤得面目全非。他把兰萝的孩子抱回家交给妻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养大，就是顿珠。卜松和儿子的人生经历就是独龙族与藏族之间过往历史的隐喻，复杂纠结。

书中还借一个传说表达民族团结的主旨。根据传说，藏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本来是四个兄弟姐妹，为了学本事，他们才离家出走。由于大雪山的阻隔，他们就变成了四个民族，但他们在远古时代都是同一个祖宗，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就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一样，在一个地方发源，被几座雪山分开了。不过，这种分开也只是暂时的，最后，它们还是在大海里亲亲热热地相聚了……这个传说靠各个民族口口相传，靠不同语言代代心授，靠种种山歌交流婉转，再从口语到文字，从没停止。这是作者最想说、最希望达到的境界。

三

《不愿文面的女人》有着巧妙的结构。小说写阿妮、阿嫡的故事是顺时序，随着时间推移，两人陆续长大成家。写卜松的故事是倒序，先写他千方百计要帮茂丁给阿妮和阿嫡文面，再交代他变得如此偏执的原因。解放军初次进独龙江，给了当地人一些红糖和盐巴，在物资极度缺乏的当时，这都是极为珍贵的好东西，可是年轻的卜松把他得到的那部分分享出去，沿途见者有份，最后仅剩的一点连盒子都塞给救了兰萝的人。这样的安排既明写他的乐善好施，又巧妙地把“信物”——那个盒子文有氏族图腾——交给恩人，为日后找到儿子做足了铺垫，真是轻巧处见功力。

再看人物的名字，格桑、达娃和顿珠，一听就是藏人，而非独龙族人。再看他们的饮食：格桑刚在火塘边坐下，达娃就给他端来了一碗酸奶，打了一罐酥油茶，接着又拎来了用麂皮袋装着的香喷喷的糌粑面……都是传统典型的藏族饮食和生活场景。作者对自己书写的对象严谨缜密、一丝不苟。当然，也有一些细节存在瑕疵，比如白丽留给阿嫡的信。白丽和阿嫡都是靠边防部队的夜校才认识几个字，也许白丽有工作经验，到过自治州干校学习，又被恋人伤害过，能写出这样有深度的信。但是让当时的阿嫡理解就有难度了。因此，用词上可以再考虑更加切合人物身份一些。

用平实的语言写出最深刻的道理，这是很多作家所追求的写作境界。张昆华的写作，无论是《白浪鸽》《蓝色象鼻湖》还是这部《不愿文面的女人》，都没有使用艰深难懂的词汇和语言。《不愿文面的女人》中的语言像独龙江流域的大自然一样天然却又美轮美奂。比如形容县城百货公司里的购物场景：“藏族姑娘买彩虹一样的腰带，傈僳族姑娘买白云一样的银饰，怒族姑娘买瀑布般飘动的长裙，纳西族姑娘买绣满了星星和月亮的披肩，汉族大姐姐喜欢买那逼真得能招引蜜蜂的塑料花戴在头上……”比如描写阿嫡跟小伙伴去山里找野菜时的自然风光：“野茅花像一片片彩云，飘浮在茫茫林海的绿色树涛之上……独龙姑娘们，就像刚刚迎来春天的蜜蜂，被野茅花溢光流彩的姿容所吸引，纷纷到森林里去了……”就是他们日常的对话，也是编织得像山歌。正是用这样的语言，塑造出来的人物才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温度，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打动人。

广 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文学双月刊

脊梁 壹 二〇二三年

新年寄语：奋力书写新时代电力文学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出席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电力作家代表畅谈体会
中篇小说 红旗向阳飘 …… 王一鸣
闪亮的光明碑 …… 鲁 文
短篇小说 孤岛彻夜明亮 …… 马卫巍
牵挂 …… 王啸峰
寻找雪莲 …… 张 振
报告文学 战在高原 …… 周双双
为爱播撒生命的种子 …… 李 伟
话剧文学剧本 模式口 …… 冷 冰
散文 光芒五卷书 …… 蒲素平
别样的手记 …… 水 山
穿越时光的水电情 …… 杜伟华
初心电力梦 …… 张崇文
万转出新安 …… 许若齐
行走在大地上的花朵 …… 顾晓蕊
种韭菜的女人 …… 陈莉莉
“邂逅”普希金 …… 张兴华
我们彼此的人生是独立的 …… 李 响
生活是美好的 …… 王 烨
山情 …… 肖秀花
诗歌 燃气电厂（组诗） …… 周启垠
我在准东戈壁等你 …… 宫秀臣
在高处，我倾听电流声（外一首） …… 魏 鸿
文艺评论
在诗与远方栖居 ——《脊梁》2021诗歌述评 …… 陈 艳
认知空间的开拓与精神场域的建构——《脊梁》2021年中短篇小说漫谈 …… 曾 攀
新人新作 岛（散文） …… 李 丫
灯火里的小城故事（散文） …… 胡红梅
人在三峡（散文） …… 王 程
秋来菊花开（外一篇）（散文） …… 朱泽和
滑过指尖的时光（散文） …… 郑翔娣
电的礼赞（诗歌） …… 刘 拓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5-8307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100005，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定价：20.00元

小说评论 二〇二三年第一期要目

本刊特稿 风景画：在艺术与文学、音乐的交汇处——肯尼斯·克拉克《风景入画》读札（上） …… 丁 帆
文坛纵横 “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建构与论述 …… 王 尧
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综论（一） …… 郜元宝
徐枕亚《玉梨魂》：骈文体小说与现代情感 …… 文贵良
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隐秀与潜藏——读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 …… 王德威
“失”的寓言：迟子建《烟火漫卷》 …… 张恩华
三栖专栏 主持人语：亦真亦幻张清华 …… 吴 俊
解衣说梦——关于《春梦六解》的几句闲话 …… 张清华
关于华清，抑或隐匿的张清华 …… 毕飞宇
杂学、思想与诗意的交融——张清华散文中的三重文化身份 …… 翟文铖
乡土小说新视界 主持人语：丁 帆 贺仲明
观念与形象的多元变迁：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美 …… 贺仲明
乡村建设之寻路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变调——以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为例 …… 雷 鸣
重勘现象级文本 主持人语：时间之流的文本浮标 …… 何 平
结局与开始——《公开的情书》与启蒙主义的文学文化 …… 何言宏
为什么非得是《伤痕》？ …… 刘复生
“下一个时代的象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 …… 饶 翔
东西评论小辑 论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 王彬彬
从语言通往哲学——重读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 …… 贺绍俊
小说形势分析 “中篇”如何容纳“中国”——2021年中篇小说述评 …… 段守新
小说里的人生：找回自我及其他——2021年度短篇小说巡礼 …… 毕光明
网络文学研究 网络文学发生机制的关联性研究与批评标准的构建 …… 汤哲声
论尾鱼小说《司藤》及网络剧改编中的文化审美价值 …… 张语洋
作家作品研究 《修改过程》背后的韩少功 …… 李秀龙
家族、原乡与个体经验——论胡学文《有生》的三重叙事进程 …… 胡亚蓉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
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
3.本刊投稿信箱更改为xspl1985@vip.163.com，原xspl1985@163.com邮箱作废。
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延安文学
接地气 重写实 有暖意
社长：魏建国 主编：杨建
2022年第1期 要目

小说工场
伪娘 / 罗尔豪
大孔 / 云岗
捕风记 / 丁小龙
缝隙 / 柳恋春
飞鸽传书 / 张可旺
哭丧 / 张汉林
当我们谈论女神时 / 赵仁庆
乡村人物速写 / 贺绪林
时光里的尘埃 / 王大春
西部散文
会飞的鲤鱼 / 漆宇勤
铁血陕北汉子 / 牛放
夕阳西下 / 王国元
北邙三冢 / 逯玉克
北京正午 / 郝随穗
诗读本
碧水红莲 / 王久辛
你的眼泪 / 闫太安
事物背后 / 宝蘭
渐渐远去的秋 / 东方惠
红色记忆
陕北党史回忆录 连载六 / 赵通儒 遗著 魏建国 整理
人文陕北
明清军屯与陕北居民先祖演变 / 周国祥
甘谷驿老城旧事 / 苏世华

邮发代号：52—91 定价：15.00元 邮编：716000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7号楼A557室
电话：0911-7092667 邮箱：yawx1979@vip.163.com